



美国动态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2011年9月15日（第15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修正对于削减赤字的估计

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修正了对于削减赤字的估计, 预估 2011 财年美国的赤字为 1.32 万亿, 而不是以前的 1.65 万亿。

(来源: www.pattonboggs.com 2011 年 9 月 2 日)

奥巴马提名克鲁格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奥巴马 8 月 29 日提名阿兰·克鲁格 (Alan Krueger) 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此前，克鲁格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公共事务教授，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以及主管经济政策的副部长 (2009-2010)，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 (1994-1995)。

(来源: www.pattonboggs.com 2011 年 9 月 2 日)

国务卿克林顿谈运用“巧实力”反恐

9 月 9 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市的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发表讲话，强调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中找到有效力的国际反恐伙伴，因此，需要灵活运用实力这样一项综合所有的外交政策工具——与国防齐头并进的外交和发展事务——以及促进我们的价值观与法治的战略。为此我们发起了一项外交行动，要求加强反恐怖主义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正在提升我们反恐怖主义事务办公室的职能，使之成为国务院一个正式的局级部门。去年，国务院为 60 多个国家近 7,000 名执法和反恐怖主义事务官员提供了训练。与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共同努力，支持也门、巴基斯坦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前线国家的能力建设。

(来源: 美国国务院网站 2011 年 9 月 9 日发布的新闻稿)

美议员提议案 欲强化台湾关系法

美国国务院将在今年 9 月底之前就对台军售作出最终决定。针对白宫可能不准备向台湾出售 66 架 F-16C/D 战机，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古巴裔主席罗斯雷提南将再次向奥巴马政府发难，于国会复会第一天 (9 月 6 日) 推出一项新的议案，以强化《与台湾关系法》。德州参议员科尔尼恩 (John Cornyn, R-TX) 12 日协同美国参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梅南德兹 (Robert Menendez, D-NJ) 一同推出法案“勒令”奥巴马政府售台 66 架新 F-16。他们指出《2011 年台湾空中军力现代化法案》将有助于推进美国履行《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军事装备使其保持自卫能力；价值 60 多亿美金的军售将影响美国数十州数万个就业机会。

据称，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官员已建言罗斯雷提南在对台军售宣布以后的 10 月份举行听证会。但是，罗斯雷提南执意要在 9 月份月上旬再次安排美国东亚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Kurt Campbell) 和美国防部东亚事务助理部长薛迈龙 (Michael Schiffer) 出席已被推迟两次的“台湾为何重要”国会听证会，重点就是说明对台军售问题。

(来源: <http://national.dnnews.com/news/2011-09-04/58083177-2.html> 和 <http://national.dnnews.com/news/2011-09-12/58110464.html>)

美报：美国担忧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增强

《华尔街日报》最近发表文章称，中国正在扩大与非洲各国的经济政治联系，在非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种现象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担忧。据中国国务院的统计，中国 2010 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 年，中非贸易额达到 1140 亿美元，远高于 2000 年的 100 亿美元和 1980 年的 10 亿美元。

美国已经注意到中国在非洲的崛起。一些美国官员对此表示担忧，认为非洲很多国家偏爱中国的发展模式。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霍马茨(Robert D. Hormats)说：“很明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被用作是中国软实力的工具。非洲国家认为这个模式是成功的，可以用到别的地方。”但是，他也指出，中国应该采取透明的方式提供资金，这样是为了反腐败；中国需要做负责任的投资者。

(来源：<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3111903392904576510271838147248.html>)

美报：“9.11”后美国短暂的国际反恐战线

《华盛顿邮报》最近发表的文章指出，“9.11”之后的世界各国曾经在短暂时间内团结在美国反恐的旗帜下；但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的 10 年间，穆斯林世界对于美国及其反恐政策的印象每况愈下；而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欧洲各国也对于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以及忽视他国利益的政策作法颇为不满；其他一些国家（例如中国）与美国的对立则因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而继续加深。文章指出，究其原因：首先，美国自己的行为不端（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失败、虐囚事件、频繁的平民伤亡事件）；部分地也是由于这种短暂而表面的团结本身就带有脆弱性。不过，“9.11”也给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美国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机会，但它同时也分散了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精力；而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间利用时机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6 年中国极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来源：《华盛顿邮报》网站 2011 年 9 月 7 日)

美媒：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力报告和即将到来的军费预算战

《外交政策》发表文章指出，五角大楼在今年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表示，不希望其他国家威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并提到 2000~2010 年间中国保持了年均 12.5%的军费开支增长速度，武器装备大为改善；该报告还指出，中国正试图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中部扩展其海空势力。美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副部长薛迈龙 (Michael Schiffer) 近日也表示，中国的军费增长“威胁了地区军力平衡”、“增加了误解的风险”、“会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文章还认为，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将将会引发五角大楼有关军费开支的长久预算战。美国需不断增强其在该地区的海军和空军实力，以维持其主导地位。但五角大楼所面临的却是，在今后10年内要年均5%~10%的削减军费开支。文章指出，海军不应因预算收紧而放弃长期的发展计划，阿富汗、伊拉克两场陆地战争的经验已经证明发展海空力量的重要性。为了防范未来的敌人，海军应保持发展变革的灵活性，以保证在战争中的优势地位。现在的美国不应该因为预算的原因而扼杀这种变革。

（来源：《外交政策》网站 2011年9月2日）

美智库称须发展网络情报系统应对网络攻击

据美联社9月12日报道，美国情报和国家安全联盟（INSA）日前发布的报告警告说，美国“必须”发展网络情报系统作为政府新的应对之策，以应对并遏制类似威胁。该智库的报告指出，尖端网络攻击的急剧扩散已经超过美国政府和企业所能接受的程度。网络袭击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网络攻击导致企业倒闭的机率也在增加。报告警告说，美国政府应超越传统的“弥补和祈祷”战略，制定网络情报政策，在政府机构和企业间更好地协调并分享情报信息，及加大网络警告和归属的研究。报道说，报告的不少内容反映了美国军方和国土部官员所担心的问题。美国官员一直致力于改进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之间的情报分享系统，但这一努力受到美国国会的阻挠。报告里还提到部分网络威胁来自其它国家，但未提及具体的国名。

（来源：<http://news.yahoo.com/study-warns-us-must-develop-cyber-intelligence-071151974.html>）

美媒：中资拟重金收购美职业棒球队

《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称，一个由中国官方基金支持的投资机构将以12亿美元收购陷于破产困境的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洛杉矶道奇队（Los Angeles Dodgers）。道奇队1883年创建于纽约布鲁克林区，曾6次斩获美国职棒大联盟全国大赛冠军。交易的牵头人、洛杉矶马拉松协会创始人勃克（Bill Burke）已向道奇队老总麦考特（Frank McCourt）发出收购要约。有关收购正待美国法院判决，整个交易将以现金收购方式完成。如果收购成功，这将是棒球大联盟史上最贵的球队交易。

《洛杉矶时报》报道中国欲出资收购道奇队的消息时，却刻意指出中资具有官方背景；此举难免让人怀疑该报在质疑中资收购道奇棒球队的动机。有分析认为，这明显是在为中资收购制造障碍。毕竟，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对于中资收购持有一种泛政治化的解读。凡是跟中国官方沾边的，他们都不假思索地同地缘政治和战略渗透挂钩。而在经济萎靡的当下，美国其实没有理由拒绝，即便心中还有那么一点儿介怀。

(来源: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1/sep/01/sports/la-sp-dodgers-mccourt-sale-20110902>)

重点关注

中国崛起不代表我们衰落

本文由美国副总统约瑟夫·R·拜登 (Joseph R. Biden Jr.) 撰写, 发表在 2011 年 9 月 8 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上。以下是文章的中译文。

我首次访问中国是在 1979 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几个月后。当时, 中国刚刚开始重建经济, 我作为第一个参议院访华代表团的成员见证了这个演变的阶段。上个月我再次访问中国, 发现中国在 32 年中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中国的崛起令人瞩目, 然而由此引发的争论依然似曾相识。

那时, 如同现在一样, 有人担心国力日增的中国对美国 and 全世界意味着什么。美国和该地区的某些人视中国的崛起为一种威胁, 津津乐道地谈论冷战式的对峙或大国间的对抗。有一些中国人担心, 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崛起。

对这些观点我无法苟同。我们很了解, 人们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力及其意图等问题忧心忡忡。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正与中国军方接触, 希望能了解和影响他们的看法。正是因为如此, 总统指示美国与我们的盟国一道在该地区保持强大的存在。我对中国领导人和民众说,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 并将继续是太平洋大国。

但我仍然坚信, 中国的成功可促进我国的繁荣, 不会削弱我国的繁荣。

随着贸易和投资将我们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各自的成功对彼此都息息相关。从全球安全到全球经济增长等各种问题, 美中两国面临共同的挑战, 肩负共同的责任。因此, 两国有合作的动力。这就是我国政府努力使两国关系建立在稳定基础上的原因。我曾与习近平副主席在一起度过了十几个小时, 所以我相信中国领导人也认同这一点。

我们常常十分注意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但去年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了价值 1,000 多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 支持了美国数十万个就业岗位。事实上,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

我见到的中国领导人都知道, 中国必须从出口、投资和重工业推动的经济转向更多地由消费与服务推动的经济。这包括继续采取步骤重估人民币的币值, 提供对他们市场的公平准入。随着美国人增加储蓄, 中国人扩大消费, 这一转型将加速进行, 从而为我们创造机会。

美中两国在合作的同时, 也在相互竞争。我坚信, 美国可以而且必将通过这场竞争兴旺发达。

首先, 我们需要恰当地看待中国经济力量的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 15 万亿美元, 仍为中国 GDP 的两倍多; 我国的人均 GDP 是 47,000 多美元,

是中国人均 GDP 的 11 倍。

人们常常对中国“持有”美国债权一事议论纷纷，但实际情况是，是美国人本身持有美国的债权。中国仅持有 8%未偿还的财政部债券，而美国人持有将近 70%。我们承诺毫不动摇地履行我们的金融责任，不仅为了海外持有人的利益，也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美国从未发生债务违约且永远不会违约的原因。

也许更重要的是，21 世纪的竞争本质上有利于美国。20 世纪，我们主要通过自然资源、陆地面积、人口和军队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21 世纪，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在于人民的创造性思维 and 创新能力。

我在成都告诉学生们，美国在创新方面得天独厚。竞争是我国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竞争使世世代代的美国人将改变世界的构想变为现实——从轧棉机到飞机、微型芯片、国际互联网等等。

我们的实力来源于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来源于我们教育子女的方式——对已经确立的正统观念，不是简单地接受，也敢于挑战和加以改进。我们不仅接纳，而且鼓励自由表达和激烈的辩论。法治保护私人财产，提供投资的可预见性，责有攸归，无论贫富。我们的大学仍然是全世界学生和学者最向往的目的地。我们欢迎有技能、有雄心和渴望改善自己生活的移民。

美国的优势目前来看是中国的弱点。我在中国提出的主张是，中国向创新经济过渡，需要开放其体制，特别是人权方面。人人皆应享有基本的权利，中国人民也渴望行使这些权利。自由可释放一个人的全部潜力，而缺乏自由则会酿成祸乱。开放和自由的社会最有助于促进长期增长、稳定、繁荣和创新。

我们本身也有工作要做。我们必须保证任何愿意工作的美国人都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我们需要继续吸引全世界的顶尖人才。我们必须继续为我国实力的来源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和创新。但我们的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如果我们采取大胆的措施，美国没有任何理由不比以往更繁荣昌盛。

我作为副总统前往全世界各地，已经走了 50 万英里的路。每次回国，我都感到对我们的未来同样充满信心。有些人可能会发出美国衰落的警告，但我不认为如此。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根据我在中国的经历，中国人也不认为如此。

（来源：美国参考网 2011 年 9 月 9 日）

美智库：美调整在东亚的安全架构以应对中国威胁，

美国《欧亚评论》网站 9 月 1 日刊登非盈利智囊组织“南亚分析集团”(SAAG)文章称，为应对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美国过去五年来已实施战略和措施，调整其在东亚的安全架构。与此同

时，东南亚国家的国防支出同比平均增长了 30%；一些国家甚至达到了 70%-80%。这一史无前例的武力扩张是由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以及中国在南海区域的强硬积极姿态所造成的。作为当今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利害关系，特别是对该地区的稳定和其长期盟友的安危。

冷战结束及之后十年，在西太平洋地区代替“俄罗斯威胁论”的是炒的更厉害的“中国威胁论”。“俄罗斯威胁论”更局限于西太平洋的东北角落，而“中国威胁论”则笼罩着与中国接壤的整个亚洲太平洋沿岸。“中国威胁论”对美国及其盟国表现在两层上：第一层是运输航线，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就是一条生命线，而横跨运输线的中国对它们造成了威胁；第二层是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领土争端卷土重来。中国在朝鲜半岛、中国东海和中国南海创造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安全环境。

鉴于当前的战略环境，美国理所当然会调整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体系结构，特别是在东亚和西太平洋，以便应对新出现的威胁。最能体现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军事部署重心的全面转变是其军事部署“向南转移”，因为一旦中国在南海地区构成重大威胁以及引发重大冲突，以至于彻底改变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环境时，美国的军事干预就会更加迅速且有效。美国在西太平洋安全构架战略蓝图的主要显著特点：

- 1、日本和韩国将继续部署美军，将逐步缩编至 2 万到 2 千 5 百人；
- 2、削减的美军将迁至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关岛；
- 3、美军部署的核心将集中在关岛、夏威夷和阿拉斯加；
- 4、美国空军冲绳远征军基本将留守并为作战空军物资提供中转设施；
- 5、作为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和其他物的主要基地，美军核武器和精密制导武器的库存地；关岛将在短时间内与南海、东南亚和印度洋进行有效接触；
- 6、将在关岛部署三艘战略攻击性核潜艇。太平洋上存在三个航母战斗群，计划再快速部署另外三个航母战斗群；
- 7、关岛和阿拉斯加也将安置来自美国大陆的军力；

从本质上来说，日本、冲绳和韩国或将联手形成具有威慑力和突击力的组合；关岛将成为美国战略打击部队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一个主要基地，配备美空军突击部队的阿拉斯加将应对来自朝鲜的任何威胁。关岛现已有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和一个海军基地，并且具备足够的地域进行军事设施扩张。随着“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美国选择关岛作为战略资源和战略能力的首选地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的双方面考虑。

从政治上讲，关岛作为美国领土，可以消除来自日本和韩国国内政治压力集团的争议和政治麻烦。一旦美国对中国的挑衅采取军事行动，也消除了日本和韩国政府在最后时刻的摇摆。同时，也将化解美军和其进驻国家之间的日常摩擦和棘手问题。从战略上讲，前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称，

在关岛上的武力扩张是为了“以防万一，美国需要增强其威慑力和武力”；同时，也是出于对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和其他亚洲国家及地区的安全承诺。美国国防部长将此次美军重新部署描述为迄今为止对于美国军事资产的最大举动。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越战及之后，关岛的战略意义就已凸显出来。为应对本世纪的“中国威胁论”，关岛作为美国在太平洋战略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在今天又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战略意义。

21 世纪预示着中美之间战略对抗的进一步升级，只要西太平洋存在战略利益，各国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毋庸置疑的是，战略平衡对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和亚太地区有利无弊。对于中国执意要“逗留”在太平洋和西太平洋间，美军的重新部署及重建其安全架构给了中国一个警告。现在，美国几乎是坐在了中国的家门口。除了使美国增加干预成本之外，中国也并未作出其它重大对策。

（来源：<http://national.dwnnews.com/news/2011-09-04/58083177-2.html>）

（编译：余居道、江宏春）

焦点分析

美元风光依旧——为什么美元在短期内不会丧失其霸主地位？

丹尼尔·W·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ner）*

五年之前，只有那些智囊机构提出的深奥难懂的观点和看法会质疑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时光荏苒，世事变迁。2008 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把有关美元的辩论推到了公众讨论的风口浪尖上。2009 年 9 月，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警告称，“如

*丹尼尔·W·德雷兹纳，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学院（Fletcher School）国际政治教授兼《外交政策》特约编辑，是《国际政治理论与僵尸》（*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Zombies*）一书的作者。德雷兹纳教授在 drezner.foreignpolicy.com 上发表博文。

果美国理所当然地对待美元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展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他国货币取得美元的地位。”本年度华盛顿上演的政治风波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汇丰银行现在预测，当前这一个十年的某个时刻，中国的人民币将会挑战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

目前依然有很多因素阻碍美元地位的丧失。要想成为一种有用的全球性货币，必须具备下面的三个必要功能：充当跨境交易的媒介；作为计价单位；愿意持有流动资产的人的价值储存手段。从官方外汇储备、已开发票的国际交易、国际债务证券这些衡量标准看，美元在作为计价单位和交易媒介上依然远超过任何其他一种货币。然而，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美元越来越被投资者怀疑。金价以及澳元和瑞士法郎汇率的回旋变动表明，已经存在一股力量促使全球储备货币正在摆脱美元的统治地位而走向多样化。

大约一年前，我曾在《亚太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上撰文指出“全球储备货币从美元转移的机遇和意愿并不是很强。”然而，这种不强的势头仅仅是在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调低美国债务评级之前。那么现在世界是否发生足够大的变化让我不得不收回之前给出的结论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公共和私人部门都需要存在比持有和使用美元更好的选择。然而，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目前依然没有比美元更具吸引力的其他货币。从外汇储备来看，与美元最相近的竞争者就是欧元。然而，相比较来看，欧元区却让美国看起来相对稳定。此外，欧洲央行(ECB)看起来并不希望欧元成为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它给任何希望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制定了非常高的门槛，与拓展欧元海外使用范围相比，欧洲央行似乎对剔除一些边缘国家更感兴趣。2009年1月，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直截了当地说道，“一些人认为欧元的创建是为了与美元竞争，我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要清楚的是：欧洲央行不会力推欧元的国际化。”

其他一些长期以来被看成是美元替代物的货币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日元、英镑、瑞士法郎和澳元都是基于规模十分小的市场，因此无法维持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所带来的货币流量。在当今的情形下返回到金本位时代绝对是不可实行的。经济学家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最近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上撰文详细解释了美国独自回归到金本位时代将带来的国内通货紧缩成本。同样，如果全球实现金本位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全球经济的流动性将被黄金供应量所绑架。

当然，现在还有中国的人民币。人民币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一种不可兑换货币。不过，在过去

的几年中，北京方面已经逐步地让人民币升值，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以及国际贸易结算。中国政府希望到 2020 年将上海建成全球金融中心，因此它也在考虑放开资本账户。当前投机者在人民币上所押的唯一赌注就是人民币会不断升值。这样就能肯定地说人民币将成为美元有力的挑战者吗？

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上述的一些措施，但是将人民币转变成可兑换的储备货币要求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而这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要想让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全球性货币，北京方面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并且大幅度升值；放宽对国内金融部门的限制并提高透明性；容忍所持美元账面价值的大幅下跌。

上面所提到的每一条都要求颠覆中国当前的游戏规则。可兑换、不断升值的人民币会重创中国的出口。北京的领导者同样极其不情愿放弃对自己国家金融部门的控制权。如果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确实让他们吸取到了一些教训，那肯定就是直接控制银行是在全球经济衰退之际提振中国经济的最佳途径。人民币变成全球性的货币会严重削弱一项关键的政策杠杆。可以肯定的是，也会伴随着一些补偿性的好处：首先，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说，进口商品会更便宜。美国智库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一些人最近观察指出，中国政界根本不愿意冒风险，使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尽管北京方面在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仅迈出了如此小的一步，却也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批评。

尽管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坎坷，但是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原因，对一些国家来讲，它们有可能愿意承受转换全球储备货币所带来的临时负担。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的回忆录中曾提到，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俄罗斯看起来极其希望尝试改变全球储备货币。

与三年前相比，如果说有什么事情使得全球储备货币易主的可能性减少了，那一定是地缘政治风向的改变。中国将不得不成为上述那些国家事实上的领导者。然而，2009 和 2010 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体现出的咄咄逼人态势使得亚太地区的国家对北京方面的军事意图愈发感觉到了威胁。北京方面或许把渔船冲突事件、稀土禁运以及南中国海地区的领土争议简单地看成是崛起中的中国努力彰显全球力量的体现。然而，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这些举动要求它们不得不对中国的野心采取两面下注的战略——这就意味着不反抗美国。在货币问题上，中国需要与那些比三年前更加谨慎的国家进行合作。

美元的地位不会丢失——当然除非美国的政治体系通过一而再的自我破坏而不断地削弱美元的地位。鉴于这个夏天债务崩溃的风云变幻，这种情况的出现现在看来是有可能的。然而，同

样有可能的是，在目睹了市场对政治恶作剧的强烈反应后，两党今后都会较少地采取冒险政策。

尽管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进行抨击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却很少有政治家将贸易赤字问题与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联系起来。只要其他的国家需要买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那么美元的汇率就不会下跌。相反，如果其他国家不再买入美元，那么美元汇率肯定会下跌，这将伤及一些没有竞争优势的部门。2009年12月麦肯锡公司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好处与其代价相比会逐渐地减少。然而，放弃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无疑就是默认了美国力量的衰退，当然没有哪一个美国政客愿意提出这种说法。

如果当前的经济趋势继续下去，那么美元统治地位结束的时代终会到来。然而，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内的主要政治家都有强烈的动机去阻止这一天的到来——直到他们不在任的那一天。

（来源：《外交政策》网站 2011年9月7日）

（王子磊译，吴其胜校）

全球反恐趋向“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薛理泰*

一言以蔽之，今后美国对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将会侧重政治谈判，而不是偏重军事打击，可以归诸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华府对穆斯林世界修正做法，形成颠覆性的改变，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个新时代即将降临。

惨绝人寰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至今已经十周年了。本拉登主导的基地组织（卡伊达）发动了这起恐怖袭击，美国及其盟国随之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反恐战争，双方进行了激烈、反复的较量。十年过去了，彼此仍然没有看到尽头。

无辜的各国民众随时生活在忐忑不安的情绪中，至少在机场接受安检时就感到不胜其烦，在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何时会被剥夺。比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有些中东国家，普通民众及其家人的珍贵生命说不定什么时刻就随着爆炸声灰飞烟灭了，他们无从知道下一时刻究竟将会发生什么，也就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

*薛理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日前斯坦福大学网站披露，该校历史学助教 Priya Satia 最近携带年仅 3 岁的儿子从德里回到美国时，在旧金山机场受到极其严格的检查，原因是儿子的名字 Kabir 在中世纪时广泛被印度次大陆穆斯林喜爱，因而上了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黑名单。其后，这位幼童的姓名刚被要求从黑名单上除名，却又上了另一份名单，即那类“听起来可能是恐怖份子其实不是的人士”的名单。这位学者感叹说：“9.11 以后世界可真变了。”

由此可见，9.11 恐怖袭击发生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规则，也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形态。概言之，若把视线放远一点，说 9.11 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诚不为过。

恐怖分子行径有别于古代刺客

恐怖份子的行径可以上溯至古代的刺客，都是个人以暴力手段突然发起袭击，以图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的事迹，大率如此。当年秦王接见安陵君使者唐雎的故事，也有类似的描述。

《战国策》谈到：安陵君派唐雎出使到秦国，向秦王表明不接受秦王较早时向安陵君提出的换地提议。秦王气势汹汹的发怒了，对唐雎说：“您也曾听说过天子发怒吗？”唐雎回答说：“我未曾听说过。”秦王说：“天子发怒，使百万尸体倒下，使血流千里。”唐雎说：“大王曾经听说过普通平民发怒吗？”秦王说：“普通平民发怒，也不过是摘掉帽子赤着脚，用头撞地罢了。”唐雎说：“这是见识浅薄的人发怒，不是有胆识的人发怒。从前，专诸刺杀吴王僚时，慧星的光芒冲击了月亮，聂政刺杀韩傀时，一股白色的云气穿过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突然扑击到宫殿上。这三个人都是出身平民的有胆识的人，心里的怒气还没发作，祸福的征兆就从天而降了，现在，我就将在这三人之后成为第四人。如果有志气的人一定发怒，就要使两个人的尸体倒下，使血只流五步远，全国人民都是要穿孝服，今天就是这样。”于是拔出宝剑站立起来。秦王的脸色马上转为软和，长跪着向唐雎道歉说：“先生请坐！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明白了：为什么韩国、魏国灭亡，然而安陵仅凭借五十里的土地却幸存下来，只是因为有了先生啊。”

现代世界今非昔比。恐怖份子的“职业道德”与古代刺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当代恐怖份子并非专门针对打击对象的领导人或者军方，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专门针对毫无防卫的平民，以致滥杀无辜，屡试不爽。况且，恐怖份子“来无影，去无踪”，行踪飘忽，组织方式、袭击手段诡异，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缺乏规律可循，执法部门难以做到预防、预警、预报。

恐怖袭击与反恐战争溯源

恐怖袭击与反恐怖战争可以被视为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以武装斗争形式体

现的冲撞，自然涉及对客观世界及文明的根本认识的层面，因而具有长期性和不可调和性。美国要化解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仇恨，需要追本溯源，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否则，以伊斯兰教极端势力之强项难驯，足以在长期内与美国相颉颃。冤冤相报何时了？

今日恐怖主义何以横行？部分穆斯林世界倾向于认为西方国家是狂热的和暴力的，正是由于西方人缺乏道德和贪婪成性，才使得穆斯林世界陷入无解的贫困状态。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现实生活的鲜明反差，部分原因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缺少真诚而有效的沟通。

恐怖主义思潮源于部分政治或宗教群体不满体制性的社会、利益分配不公，认为诉诸暴力手段，对社会秩序、法制和道德准则发起挑战，有助于实现其政治或宗教的理念。当利益冲突提升到精神、宗教和民族的层面，暴力手段不免渗入利益冲突，冲突就出现了不可调和性。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演变到了这种地步，不是文明板块之间的碰撞，又是什么呢？

今后反恐将侧重政治谈判

美国从事十年反恐战争的成本，包括支付银行的利息和今后退伍军人的保健费用，最终将会花费 4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 2005 年至 2010 年美国累积的财政预算赤字的总和。反恐战争无止境的消耗犹如雪上加霜，加剧了美国经济捉襟见肘的窘况。

迄今美国除了破坏了基地组织之外，反恐战争并没有取得什么亮丽的成果。可以断定，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以后，塔利班立即卷土重来，十多年反恐战争的成果会毁于一旦。

这次白宫决定以低调举行 911 恐怖袭击事件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就凭这一条，就可以“见微知著”了：美国首创的全球性反恐斗争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接踵而来的就是“低潮”。

既是“低潮”出现了，诸色思潮自会破土而出，各种力量也会加速互动，各方利益交汇及对策因应都有可能趁虚而入。总之，试探、接触及力量整合等活动必然会趋于频繁。

一言以蔽之，今后美国对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将会侧重政治谈判，而不是偏重军事打击，可以归诸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华府对穆斯林世界修正做法，形成颠覆性的改变，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个新时代即将降临。

(来源：联合早报网 2011 年 9 月 7 日)

9·11 十周年再思考：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

秋涛*

9·11 十周年之际，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大卫·罗特科普夫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发表了题为《9·11 黑洞》的文章，列举了这十年发生的比 9·11 更重要的十件大事；其中第一件是中国和“金砖四国”等其它诸国的崛起，最后一件则与 9·11 有关，但并非 9·11 本身，而是美国对 9·11 事件的过激反应。如果说，9·11 以来的十年是美国“失去的十年”；那么，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则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到来。

一. 美国霸权的衰落

9·11 导致美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开始走下坡路；其真正的导因并非 9·11 袭击本身，而是罗特科普夫所说的美国的过激反应。小布什总统对于双子塔和五角大楼被撞的过激军事回应，就是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两场不必要的战争——这种无视同盟关系、并践踏国际法的行为，是一种好战的单边主义——并像传教士一样，在中东宣扬自由民主。美国 2002 年颁布了《国家安全法案修正案》，摒弃了冷战时期的遏制和威慑战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根据该战略，美国可以先发制人地采取军事行动，推翻政权，并允许在战争中使用酷刑，并否认《日内瓦公约》赋予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权力。小布什政府的强硬政策也破坏了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并导致美国的国际声望直线下跌。

民主改革的种子能否在伊拉克生根发芽，是一个更值得讨论的问题。美军自诩凭借“大举增兵”把伊拉克从动荡甚至分裂中拯救出来，但伊拉克宗教派系——库尔德人、逊尼派和占多数的什叶派——之间的关系仍然摇摆不定。或许，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使伊朗成为了地区霸主，并通过巴格达的什叶派政府施加影响力。而对于巴以冲突这样一个威胁到地区稳定的悬而未决的严重问题，9·11 事件也未能促成其解决。布什和奥巴马都未能打破被占领的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僵局，也没能解决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9·11 发生 10 年了；美国军队和情报部门仍处于战时状态，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尼日尔和也门，满世界打击叛乱和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

就像布什在军事政策上对 9·11 做出了过激反应一样，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在货币政策上过激反应。当年，美国其实并没有出现任何经济衰退，仅仅是短暂地冻结了经济活动，航空业和旅游业为此受到了短期影响；但曾经在 1999 年六次加息以应对互联网泡沫的格林斯潘，因

*作者系本刊特邀评论员。

害怕美国出现经济衰退而允许信用泡沫不断膨胀到新的高度。而这种持续了多年的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恰恰是后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 9•11 造成的恐慌心理，使理应属于财政保守主义阵营的共和党总统布什，却推行起了扩张主义的财政政策，大肆举债和花钱，从而种下了今天美国政府债务危机的祸根。

此外，9•11 造成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显然来自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西方银行体系的失败，以及让欧洲仅存的自命不凡感荡然无存、让美国失去 AAA 主权信用评级的主权债务危机告诉我们，在现今这个世界，西方已不再是全球化的主宰者。美国在 9•11 之后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的成本（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已超过 2 万亿美元，相当于打了两次越战。美国经济目前仍深陷困境，油价徘徊在每桶 115 美元附近，预计美国 2011 年预算赤字将高达 1.58 万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因此，9•11 既是一个经济转折点，也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转折点。

二. 中国崛起与中美共处

虽然 9•11 不是这十年的最大主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却是借力于 9•11；更确切地说，是借助于这一事件所引发的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2001 年，也就是 9•11 发生的同一年，美籍华人律师章家敦出版了其英语著作《中国即将崩溃》，预言中国将在少至五年、多至十年之内崩溃。随后，其它类似的看衰中国的观点也层出不穷，大行其道。小布什上台后不久，也一改前任克林顿为美中关系定下的“战略伙伴”的基调，把中国称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而他执政初期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美国对台军售事件、布什的“保卫”台湾言论、美国为当时出访拉美的台湾总统陈水扁提供往返过境签证等等事件，使中美关系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这一切对当时政治上正准备权力交接、经济上问题丛生、社会矛盾尖锐的中国来说，其挑战性都是空前的。

但 9•11 改变了一切。美国把注意力、人力、财力完全转移到了打击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上；美国急于报仇雪恨，复仇对象不仅是本•拉登，还有本•拉登的庇护者——实际的庇护者和想象中的庇护者，于是有了阿富汗战争，于是又有了伊拉克战争……总之，9•11 之后，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历史机遇，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从而在短期内为中国外交赢得了较大空间，为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创造了条件。中国自然乐得美国转移注意力和转移战场，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甚至成了美国努力打造的“反恐统一战线”的“盟友”。如此戏剧性的转变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全球力量格局从单极转向多极，就是东西方经济实力的此长彼消，就是美国的相对衰落，中国的相对兴盛。

全球精英和大众的多数人也花了十年时间，才逐渐看清：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像章家敦预言的那样崩溃，反而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增长，2010 年时，中国还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在谈到 9•11 事件的遗产时，有人认为过去 10 年最重要的词汇不是“反恐战争”，而是“中国制造”；这十年最大的主题不是 9•11，不是本•拉登，不是反恐，而是全球经济、政治重心的逐渐东移。10 年的境外战争与美国外交政策过度倚赖单边主义，造成美国国力衰退，也降低了美国企图减缓中国崛起速度的战略目标。美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及其全球领导威信的大不如前，理论上都让中国迈向世界强国具有更多的回旋空间。在多极化这样一种新秩序中，相互依存成为基本原则；美国尽管仍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却不再享有霸权。

总之，中国和平崛起是对中国的考验，更是对美国和西方的考验。在过去的十年中，在面对一系列超越双边和区域关系的复杂问题上，中美两国在这些问题上都不同程度的做出了协调。但从长远看，它们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足以消除双方在战略上深刻的互不信任，不足以形成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还应该看到，美国全球战略的新保守主义色彩，使得中美关系的改善只能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无法达到战略高度；换言之，是一种“没有战略谅解的战术合作”。中美关系能否达到真正的战略默契和谅解，还有待双方的不断尝试和努力。时值 9•11 十周年，对中美这两个全球大国而言，存在一些政策上的分歧是并不可拍的，真正危险的是在一些事关战略性的问题上中美能否保持审慎的协商，和平共处。

（余居道编辑）

编辑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通讯地址： 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社联大楼 203 室
邮 编： 200020
电 话： 53064520
工作邮箱： meiguodongtai@163.com